

# 舞剧《绝对考验》导演丁伟： “萍”是一个纯粹的战士 也是一个纯粹的女人



人物名片

原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导演，曾荣获“文华导演奖”“文华舞剧导演奖”“文华歌舞导演奖”、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导演奖”“导演金奖”“特别荣誉奖”、曹禺戏剧文学奖“最佳导演奖”等50余项大奖。执导了《刘三姐》《妈勒访天边》《仓央嘉措》《玉鸟》等众多优秀的舞蹈作品，先后担任多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闭幕式、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全国性大型活动总导演。

□刘一叶

春风拂面，暖意融融。这是2022年初春，重庆的每一条街道正从冬天的蛰伏中苏醒。中国舞蹈家协会顾问丁伟也在这融融春意的季节来到了重庆。然而，他此次来渝并非游山玩水，而是为执导舞剧《绝对考验》。

《绝对考验》以红岩群英谱中的传奇女英烈张露萍为原型，由重庆歌舞团创排，以舞叙事，融景入情，糅合现代、民族、街舞、国标等艺术形式，运用当代舞台技术打造重庆立体城市地貌，塑造了一个在孤独绝境下闪耀人性光辉和信仰力量的舞台艺术形象。3月16日晚，这部舞剧亮相重庆大剧院，拉开了首轮演出的序幕。

这是丁伟与红岩英烈张露萍的第一次“相遇”，他用“滋养”形容这一路心灵的震荡。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的？艺术创作如何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丁伟又是如何看待重庆舞蹈事业的发展与未来？近日，笔者与丁伟展开了对话。

## “我们希望挖掘呈现这些默默无闻的英烈”

笔者：有关红岩英烈的艺术创作并非是一个新的选题——这一题材已有话剧、京剧、歌剧等多种表现方式。你为何想到用现代舞剧的形式将张露萍的故事搬上舞台？

丁伟：强烈的内心刻画、鲜明的艺术特色以及广

泛的民族基础，这就是舞剧的特色。它关心人民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革，所以深受大众的喜爱和欢迎。

大家很熟悉江姐等英烈，但还有更多默默无闻、为了新中国的建立牺牲的人，不那么为大众熟知。比如张露萍，她虽然只在重庆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却做了大量工作，坚守信仰，被枪决时也没透露身份，这样的人物也是可歌可泣的对象。我们希望挖掘呈现这些默默无闻、奉献青春的英烈，真诚地歌颂他们。

笔者：对于塑造红岩英烈，前人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你对这个角色的塑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丁伟：的确，很多艺术作品里都有红岩英烈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我以前对他们的了解主要集中在江姐、陈然等烈士身上，对张露萍的名字有些陌生。所以，在创作前，我跟着重庆歌舞团的同仁去了周公馆、红岩村等地，感受张露萍当时所处的环境。《绝对考验》正是融入了我在采风中对张露萍内心的理解，再加入我自己对舞剧创作的思考创作而成的。

在我看来，她是一个纯粹的战士，也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所以在《绝对考验》的创作中，我们除了展现她作为革命者、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外，还加重了对“萍”的友情、亲情和爱情的刻画。包括她在延安与战友共同奋斗，只身一人来到重庆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等，应该说在人物塑造上更加生动丰满。

## “情感表达真实了，观众也就能接受了”

笔者：《绝对考验》要表现的主题是很主旋律的、很宏大的，那么，宏大的主旋律题材如何打造才能更吸引观众？

丁伟：它应该注重塑造人物、发掘人物的内心，这与宏大题材之间并不矛盾。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想，我们塑造的人物、在舞台上呈现的生活，怎样才能经得起观众的检验。在排练中，我们也不断深化对题材的认识，捕捉、聚焦人物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如果我们的精神气质吻合了，情感表达真实了，观众也就能接受了。通过舞者的律动让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在双方的彼此靠近中，观众与剧中人物才能实现共情。

笔者：那么如何让年轻观众喜欢上《绝对考验》？

丁伟：在舞剧创作之初，我们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题材怎样才能吸引年轻观众。在方法论上，我认为应该用当代的创作理念、艺术语汇和表演样式，让舞剧变得深刻又好看。这就要求在创作上要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观，要符合年轻观众的观剧方式，不要有病呻吟。

为此，我们在《绝对考验》中，糅合了大量现代舞蹈，包括街舞、国标等多个舞种，且所有舞蹈，最长的舞段只有5分钟。这样的组合是年轻观众喜欢的形式，也更有吸引力。

## “发现潜藏在外表下，缓缓流淌的质朴真实”

笔者：为创作《绝对考验》，你曾在重庆待了大半年时间，重庆这座城市给你带来哪些灵感？

丁伟：舞剧《绝对考验》的故事发生在被诸多文

学影视作品演绎过的重庆。打造属于《绝对考验》这部作品独有的地理空间，发现潜藏在外表下，缓缓流淌的质朴真实，挖掘最能打动人心的人文底色，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去构建的美的气质。

比如，我们运用了6块冰屏组合投影来展示具有重庆特色的城市错落感，还运用了一些先进的舞台装置，以及高低、造型各不相同的楼梯推移组合成新的造型，丰富表演空间。

笔者：就你与重庆的合作来看，你认为重庆舞蹈市场发展如何？对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丁伟：重庆歌舞团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老牌院团，创作出了一批关注时代发展、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佳作。特别是近年来，重庆歌舞团创作的舞剧《杜甫》，连连获赞，这无疑证明了他们的潜力。

当然，我认为重庆舞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我们要学习更多舞种的丰富的表演力；要善于吸收先进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自己所用。取他山之石的同时，要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强化剧本创作。

笔者：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在舞蹈方面的观众培养还需加强？

丁伟：这是肯定的。作为创作者，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观众的喜好。所以，舞蹈艺术需要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只有通过不断打磨，才能为本土观众所喜爱，也才能够走出去，为更多观众所喜爱。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舞蹈方面，重庆似乎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去年，我在重庆大剧院看了一部舞剧，开演之前，演出票几乎售罄。表演中，观众起初对这部舞剧还有些生疏，但很快我就能感受到重庆观众掌声里的真诚。我自己的舞剧《仓央嘉措》也曾来重庆巡演，非常卖座。我相信，有这群喜爱舞蹈艺术的观众，重庆舞蹈演出市场会越来越美好。



舞剧《绝对考验》在重庆大剧院首演。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绝对考验》剧照。（重庆歌舞团供图）

# 用舞蹈语汇诠释英雄的精神世界 ——评舞剧《绝对考验》

这时，演员用肢体动作舞出了张露萍的内心挣扎，并配以剪影特效等，隐喻“萍”的身份变化。之后，“萍”被捕，她旗袍裙、卷发、高跟鞋、小折扇的贵妇人打扮被狱友不理解、排斥，后来，她逐渐被狱友接受。这一变化过程，都是通过舞蹈形态进行深层隐喻。

《绝对考验》是任何单一专业风格、舞种语境表演方式都无力统摄的剧，因为主角“萍”的内在心灵需要外化为舞蹈语汇。为此，该剧糅合现代、民族、街舞、国标等艺术形式，并配以延安塔、布老虎、报童、长嘴茶壶、重庆方言、火锅舞、斗篷、口红、坍塌的墙、小红花，尤其那条长长的白色阶梯直通天穿，“萍”走上台阶，一步三回头，拾级而上……都具有特定含义以及特定的意味。

## 剧之畅达

我们知道，舞蹈是流动的音乐，是看得见的音乐。而舞剧不同，从新中国第一部现代舞剧《和平鸽》开始，多在舞蹈形式基础之上，融入戏剧、音乐、舞美多媒体等媒介，通过特定人物在特定戏剧情境下的形象塑造，表现人物命运、事件发展及叙事张力。《绝对考验》也不例外，戏剧性浓烈，剧情丰富且曲折，在人物形象和性格情感寻找支点，既满足了逻辑需要，也使整个叙事畅达，富有层次感。

《绝对考验》以表达革命人士的内在精神与灵魂诉求为终极目标，有着强烈的叙事诉求。剧中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六年，场景从延安到重庆再到集中营，张露萍从革命者到地下工作者，再到狱中的253。

如何在有限时间把这个复杂的英雄故事讲清楚、讲精彩，是主创团队必须解决的难题。因此，该剧删繁就简，直接让“萍”进入敌我斗争，使其成为叙事载体，让人物情感中的至善与崇高感染观众。

作为舞剧，音乐和音效铺陈同样重要。全剧音乐时而激昂奋进，时而急促焦灼，时而悲凉凄怆，音

效中有打更声、警笛声、雷声、脚步声、铁门关闭声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叙调合唱与舞蹈《三百步》后，副官上前逼问“萍”的真实身份，K长官一把将“萍”推过去，楼梯围着地下党员旋转，随后暗场中，传来“啪！啪！啪”的鞭子抽打声……音乐瞬间断掉，音效戛然而止，建构了“静”的情境。

这种音乐蒙太奇设计独具魅力，使舞剧别具韵味，彰显节奏变化带来的审美张力，给观众留下沉浸的余韵。

## “门”之跨越

《绝对考验》中“门”的意象，大大地提高了该剧的艺术水准和审美旨趣。

“门”在艺术中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表意符号。在舞剧《绝对考验》中，“门”多次以有意味的形式出现。当“萍”被捕入狱后，囚徒群舞《她是谁》，灯光缓缓亮起，大逆光形成一道光墙，光墙后隐约看到那道“铁门”。随着沉重的开锁声，“铁门”打开，一个囚衣褴褛的女子被推倒在光区中央，是“萍”。

在一段三人舞的段落中，音乐是华丽而流动的。“铁门”后伸出一双大手，将“萍”紧紧抱着的脸盆轻轻拿开，然后抓着“萍”的双手，让她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脸。“萍”似乎从深处苏醒，她紧紧握住那双大手。“门”一转，灯光全亮，丈夫“清”出现在身边。“清”的身后，“铁门”转换成一串顺序排列的“门”。他们穿过一扇“门”，又一扇“门”，穿过最后一扇“门”，“清”猛推了“萍”一把，“萍”迎面遇上了当初一身素朴旗袍的自己……

“门”的多次出现，是《绝对考验》表达的重要表意符号，通过“门”这一符号，艺术性地揭示“萍”内心的复杂情绪，使整部剧更加耐人寻味，更富内涵。

剧中的“门”，不仅是张露萍努力跨越之门、无法打开之门，也是她个体身份转换之门，更是对她信仰的“绝对考验”之门。

# “70年春华秋实—— 我与重庆日报”征文启事

70年的风雨兼程，70年的光荣与梦想。2022年是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70年来，重庆日报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春华秋实牢记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是啊！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学是最灿烂的浪花。它像炉中的火一样，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把自己点燃，而后传给别人，以致为大家所共同。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庆祝重庆日报创刊70周年，本报特举办“70年春华秋实——我与重庆日报”征文活动。

70年来，我们真情倾听过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忠实记录下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时刻，生动讴歌过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热情描绘过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我们诚邀新老作者、读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一起来书写与重庆日报这张新闻纸之间发生的动人故事、难以忘怀的深记忆。

征文活动期间，我们将遴选优秀作品在重庆日报客户端和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上刊发，并在征文截止后进行评选。

征文具体要求：

- 一、征文时间：即日起至11月30日。
- 二、征文内容：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您或家人与重庆日报之间的故事，折射时代变迁，共谋发展印记。
- 三、征文体裁：散文随笔，字数3000字以内。
- 四、投稿邮箱：kjwztzx@163.com。来稿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我与重庆日报”。请务必在征文文中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 五、奖项评选：2022年12月组织专家评审作品，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颁发奖金和证书。

重庆日报  
2022年4月

# 【清明专送】 城里季节已变换

□李晓

这是春天晚上来的第一声雷，它以光的速度滚过堆积的云层。雷声过后，雨几乎缠缠绵绵下了一夜。

早晨，妈妈给我打来电话。妈妈说，雨下了一夜，你爸爸冷不冷，你陪我去看看爸爸。

爸爸已不会再坐在那里把那几个洞的塌陷老藤椅上笑咪咪地等着我们了。去年秋天，爸爸的眼睛化作了天上星星，我在大地上的一举一动，还在爸爸的凝视里。

妈妈一寸一寸抚摸着墓碑的墓碑，她似乎要把掌中的温度，传递给墓碑下面长眠的爸爸。墓碑旁有一株桃树，桃花在风中嘤嘤开放。妈妈说，爸爸还在桃花中望着她。

墓碑上镶嵌着爸爸的彩色照片，那是爸爸50多岁时的照片，头发已花白，笑容中总有淡淡忧郁。爸爸一直是一个忧虑的人，忧虑是一层霜色的浸染。

爸爸一辈子不请客吃饭为自己过生日。从70岁那年开始，每年生日，妈妈就给爸爸煮一碗寿面吃，算是给生日一个简单交代。

爸爸78岁那年，一场大病让他在医院住了半年时间。那一年，我以为爸爸挺不过死神预设的关口了，就偷偷去给爸爸买了一处墓地。墓地四周树木葱郁，气候湿润，感觉有一股一股地气在弥漫蒸腾。这是一处灵魂的栖息地。

但爸爸顽强地挺过去了。从医院回家那天，爸爸颤抖着打开房门的锁，双手张开扑向墙壁拥抱抱枕。老房子里的坛坛罐罐，沙发柜子，床铺窗帘，牙膏牙刷，一切都是熟悉的气味贯穿肺腑。

爸爸对妈妈挥挥手说，快点，快点，给我煮一碗泡椒面。妈妈从那一口1987年买的泡菜坛子里抓起泡海椒、泡姜，在菜板上剁成碎末，给爸爸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爸爸把一碗面呼啦啦吃完了。一碗家里的面条，让爸爸又满血复活了。

爸爸80岁过后，疾病发作之中又陆陆续续住了几次医院。在医院里，爸爸已明显感觉到了死亡带来的威胁。常常是，同病室的病友在被病痛折磨嚷嚷着要出院回家，或是艰难地吞咽着食物不久，就被裹上白布单送到了太平间。爸爸说，冷，冷，冷。妈妈又给他添了一床被子。爸爸的腿，在轻轻地抖动，那是内心传递而来的恐惧。

在家里，爸爸不允许和妈妈探讨死亡的话题。有天妈妈说，同一栋楼里的周老头，头天晚上还喝了一小杯酒，第二天上午就突发心梗栽倒在客厅地板上咽气了。痛风严重的爸爸扶着墙起身，挥舞着手对妈妈大发了一次脾气。后来妈妈明白了，爸爸害怕死亡这个话题，他在小心翼翼地逃避。

在上世，爸爸没有那么多牵挂。爸爸要看到孙子结婚，他要当曾祖父，一家人四世同堂。

爸爸还想陪妈妈去一趟北京。爸爸82岁那年，妈妈在电视里看到巍峨的长城，妈妈说想去亲眼看看，爸爸说，这不是问题，我陪你去。

爸爸还有几个老同事，好多次相约见一见，都因为在全国各地不好集合，每当听说老同事告别尘世，爸爸都会难受地摸着起伏的胸膛，喃喃回忆着过去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这座城市一天一天在拔节生长，爸爸还想看到更多的大楼挺立在天际线下，去更多的公园呼吸草木鲜花的气息。爸爸还想把老家的老乡们组织起来，一月一次聚会。

更重要的是，爸爸不想离开妈妈的陪伴。每一次翻看妈妈年轻时的照片，眼角下垂的爸爸都会沉入到光阴的深水里去。爸爸对我说过，你妈妈年轻时可是村子里的美人啊。

当妈妈皮肤松弛皱纹隆起，爸爸还是在心里爱着妈妈。妈妈每一次出门回家，一打开房门，刚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觉的爸爸，转瞬之间就眼睁睁大望着妈妈，在这睡意昏沉火旁打盹的季节，在这衰老身体愁苦相的霜霜年月，爸爸对妈妈的感情，还隐没在繁星之间闪烁。

去年秋天的那个中午，爸爸突发脑梗，在医院昏迷半个月。还有一个月，爸爸就要迎来84岁的生日。妈妈去医院见爸爸最后一面，心有灵犀的爸爸突然睁开眼，朝妈妈浅浅一笑。

爸爸走以后的日子，妈妈总觉得骨头里发冷，心里有个窟窿无法填补。妈妈半夜之中常常惊醒，空荡荡的屋子里有风来来回回地吹，那把老藤椅突然呀呀一声。这其实是妈妈产生的幻觉。

清明将至，春日里暖风阵阵，我陪妈妈在阳台望云，云的形状如骆驼在空中缓缓飞行。妈妈怔怔地望着云。妈妈说，要是你爸爸还在，我会陪他出门走走。楼下的牟老头喜欢放风筝，春风里，爸爸会眯着眼睛望着空中的风筝飘舞，同牟老头随便聊上几句。而今，牟老头已去了北京同儿子一家居住。

城里季节已变换，变换的，更多的是妈妈的心。妈妈的心，在季节变换里，缩紧了，又镂空了。我能做的，就是帮妈妈把她余生的日子，用陪伴相随缝缝补补起来。